

藏族文化



宁世群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散论

序

西藏众多的各民族文化工作者当中，有一批人数不少的五六十年代进藏的汉族同志，他们的足迹踏遍了雪域高原的山山水水，以自己的辛勤耕耘，开拓了西藏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广阔天地，并使这片天地呈现出了西藏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新文化争奇斗艳的繁荣景象。

宁世群同志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他是位进藏多年的新闻工作者，曾长期在西藏日喀则地区工作。在雄伟的江孜宗山城堡，在涛涛的年楚河畔，在巍巍的喜马拉雅山脉，在茫茫的帕里牧场，到处都有他的足迹，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身影。艰苦的工作环境磨炼了他的毅力，美丽的河流山川陶冶了他的情操，博大精深的藏族传统文化加深了他与这片土地的交流，西藏社会的巨变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他勤奋地先后创作并发表了各类文学及学术文章千余篇，达500多万字；出版过《藏边拾翠》、《后藏日喀则》等书，并在全国和西藏获奖。

这本《藏族文化散论》是一部对西藏传统文化进行概括地介绍和评论的书，它以简明的文字介绍了西藏传统绘画、木雕、服饰、建筑等方面的艺术特点，让读者对藏族传统文化有一个大致了解，并对西藏文化的背景及氛围，地域文化风貌及民间、传统文化源流，提出了作者自己的独到见解。

例如,在《西藏民间木雕艺术漫谈》一文中谈到“艺术形式与艺术风格,有区别也有联系。地域不同,木雕的风格也不同,而不同区域的欣赏习惯,则是西藏民间木雕多样化的重要原因”。为此逐一分别介绍了藏北、拉萨、日喀则、亚东等地区民间木雕的不同之处。在《论藏族的服饰文化和艺术》一文中也同样指出从牧区、农区到林区服饰的不同之处,还进一步谈到“藏族的服饰文化包括了十分广泛的内容,由于服饰的构成,有其实用和功利目的,又有审美装饰用意,所以不同的服饰在不同的地区,都体现着不同的含意,这就形成了不同服饰类型。比如不同的性别、年龄、职业、地位、季节、用途等等,都会影响到服饰的制作,式样千差万别,我们可以从不同的穿着打扮上,识别对方不同的地位和身份等。从这种意义上讲,藏族服饰及其文化和艺术可以成为一种社会标志”,这些观点充分体现出作者的观察力和见解,而不是走马观花式的评介。

本书中有关藏族民间文学的评论文章涉及的内容较广,例如《藏族谚语散论》,虽然字数不多,篇幅较短,但是简洁明了地讲了四个问题,这对一般想了解西藏谚语的读者会有益处。作者对藏族谚语的特点概括为:“藏族谚语具有形象生动,朴素自然,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等特色。有的以此物比彼物,寓意深长;有的直言其事,一语道破;有的幽默讽刺,鞭挞有力;有的以点代面,回味无穷。”这段文字把藏族谚语的特点概括的相当精确。在《民间文学宝库里的明珠——简论西藏民歌》一文中针对目前西藏民歌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三点看法,这些看法具有独到之处。我因工作关系,曾在较长时间内主持参与《西藏

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工作，经过全自治区范围内连续几年时间大面积的普查，搜集到了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其中民歌的种类和数量相当惊人。集成工作结束后的确面临如何对这一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进行系统研究整理的课题，而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所要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也就是要保持其原貌。

随着时代的发展，民间文学也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为此作者也对藏族新民歌作了一番研究，正如书中所说：“西藏和平解放后，藏族人民对新生活中所发生的每一个变迁，都用新民歌作了真实而迅速的反映。”指出了藏族新民歌的基本特征，以及传统民歌的区别等。

由于宗教、价值观及西藏传统文化的独特等方面的原因，当前世人想更多更快地了解西藏文化的各个方面，这本书我认为可以满足读者这方面的需求。

祝宁世群同志写出更多更好的书。

丹增

1997年5月

目录

藏传佛画考论	(1)
西藏唐卡的宗教特点	(19)
西藏民间木雕艺术漫谈	(35)
论藏族的服饰文化和艺术	(49)
西藏建筑艺术的魅力	(66)
藏族传统节日	(77)
藏族名胜古迹传说探美	(94)
藏族谚语散论	(109)
民间文学宝库里的明珠	
——简论西藏民歌	(126)
高原民族的心声	
——论藏族新民歌	(138)
闪光的珍珠,智慧的花朵	
——论《萨迦格言》中的比喻	(160)
《尸语故事》杂论	(179)
两朵奇葩之比较	
——试析《阿古顿巴的故事》与	
《聂局桑布的故事》	(195)
青海角仓地区藏族《婚礼歌》述略	(211)

藏传佛画考论

研究藏传佛画，首先必须从研究藏传佛教入手，然后才能研究其特点、绘画因由及画法和技巧。如果抛开藏传佛教的具体题材和内容，则对藏传佛画的研究便不能深刻细致。因此，研究藏传佛教是研究藏传佛画的首要工作。

（一）藏传佛画的起源

仅就现有的遗物很难对藏传佛画的起源得到正确的考证，因为最古的遗物现在已不存在了。但是，可以肯定，藏传佛教是早于藏传佛画的。据《莲花生大师传》、《巴协》等史籍记载：莲花生大师是把佛教传入西藏的第一个历史人物。传说他为了使佛教在西藏扎根，用密咒调服了本教的神怪。然而留在桑耶寺的一幅壁画表明，在佛教战胜本教时，本教寺庙已有各种神怪的绘画存在。尽管桑耶寺在明代遭受过一场火灾，重修时对原壁画重新作过渲染和改绘，但现实存在的这幅壁画还是为我们论证藏族绘画早于藏传佛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是我们研究藏传佛画的重要素材。

藏传佛画起源于藏传佛教，藏传佛教最早的佛画是佛

像。那么，何谓佛？佛是梵语“佛陀”的略称。佛教认为，人人都可以得到彻底觉悟，因此，人人可以成佛。成佛之后所做的事业就是教化众生。佛教又认为在一世界之中，同时只能有一佛教化，所以一世界又称为一佛土。佛教还认为时间是无始终的，空间是无边的。因此，就空间来说，世界既是无边的，十方佛也就是无数的；就时间来说，世界可以反复地由成而坏，一佛的教化也有其始终尽的时期。一佛的教化终尽以后，又有他佛继而教化，于是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佛也是无数的。在这十方三世无数佛之中，宗教绘画家便选择佛经中所常称道的佛而绘画出来，以供教徒瞻觐礼拜之用，这便是佛画的由来。

最早的藏传佛画是释迦牟尼佛像、弥勒佛像、燃灯佛像。到了公元7世纪中叶，随着佛教势力的发展壮大，佛画在雪域藏地也迅速传播，呈现出千姿百态、色彩缤纷的流派和品种。藏传佛画是和藏族古有的绘画技巧相结合，并取舍、补充而发展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绘画艺术。它不仅保持和继承了藏族传统绘画的技艺，而且吸收了我国汉族和印度、尼泊尔绘画艺术的营养，具有独特的风姿。

到了赤松德赞执政时期，藏传佛画已完全摆脱最初的对宗教教义的图解，演变为具有浓厚藏民族特点、风格、精神的绘画艺术，基本与佛学典籍中所叙述的相一致。

《佛画三百幅》、《造像量度经》等绘制佛画经典，完全体现了藏族画师的绘画学和美学观。在以后的各个历史阶段中，众多的藏传佛教绘画流派的高手画师们，经过不懈的努力，使藏传佛画艺术达到非常完美的境界。

（二）绘制藏传佛画的目的

绘制藏传佛画的目的大约可分为三：第一，是备寺院供养之用；第二，是备寺院殿堂庄严之用；第三，是供朝佛者欣赏之用。由于绘制藏传佛画的目的不同，其内容也各不相同。

寺院供养用的佛画：一是尊像画，就是一尊或多尊的佛菩萨像，庄严佼好，或坐或立。二是经变画，根据佛经所叙的佛国庄严，绘画成图。如极乐净土变、药师佛净土变、灵山净土变等。三是曼陀罗画，是密宗修法所供养的佛画，根据一定的经规，以画一佛或一菩萨为中心，周围层层环绕着菩萨、天神等。

殿堂庄严用的佛画：可以是佛、菩萨、天龙鬼神的形象画，也可以是佛传图，即根据佛传所记释迦牟尼一生的教化故事；也可以是佛本生图画，根据佛经中所用释迦牟尼过去生中所修的种种菩萨行的故事；也可以是经变图，即根据佛经中所叙述的故事，绘成形象；也可以是传承师祖像或护法神祇像。传承师祖像是藏传佛教历代师徒的肖像，这些肖像中不仅有藏族高僧大德们的画像，而且还有印度等地的高僧大德们的画像；护法神祇像则多为狰狞威严凶悍可怖，正是这种恐怖形态令人对殿堂产生一种强烈的崇敬和信仰。

供朝佛者欣赏用的佛画：一般不拘于佛教的形式，不拘于佛教的法则，可以由画师任意呈现其技巧以供朝佛者欣赏。如藏医图谱、花卉动物、装饰图案、梵文图案、佛塔及寺院建筑图、山水风景、名胜古迹、小品画等。这类佛画的内容相当宽泛，在寺庙壁画中起补白作用，面积

小，画得自由自在，富于情趣。墨竹工卡塔巴寺大殿壁画中，两尊佛像之间的空白处绘有一幅《牧民生活图》，在广阔的草原上，坐落着数顶黑色帐篷，四周漫布着牧食的牛羊群，近有潺潺流水，远有漫漫青山，帐篷之外，几个牧女紧张地劳作，有的挤奶，有的打炼酥油，拴在桩子上的凶暴獒犬朝左右吠吼……整个画面充满了生活情趣。当然，绘画者时刻也不会忘记佛画的目的。在帐篷杆上，插挂着几簇五彩的经幡，意在说明，所有这一切，都是置于“佛土”之内的。

（三）藏传佛画的分类

总的来说，藏传佛画可分为像和图两大类。那么，何为像，何为图呢？所谓像，是指一幅画中单独画一像，或一幅画中虽画有多像，其内容都只是侧重于表现那一像的仪容形貌，别无其他意义。出现在西藏各寺庙的各种佛像以及高僧像、度母像、罗汉像、护法神像、天龙八部像等，都属于像。像的特点是突出画面中心位置的那尊像，而旁边从属于像的人物都是为像作陪衬的。所谓图，是指一幅画中以多尊像或某个场面共同构成画的主体，共同体现一项内容。如佛传图、本生图、经变图、故事图、佛寺图等，都属于图。图的特点是在一幅画中绘出几件事情，共同服务于一项内容。

像按其内容分，有佛像类、菩萨像类、护法神像类、罗汉像类、天龙八部像类、高僧像类、曼陀罗类。

图按其内容分，有佛传图、本生图、经变图、故事图、佛寺图、杂类图。

下面，我们根据按像和图对佛画的分类，来分析藏传佛画的内容。

二

（一）佛像类

1. 佛像：藏传佛教有显宗佛像和密宗佛像之分。显宗注重理论，密宗注重事相。密宗把所有佛教理论都用形象表达出来，显宗中的对某一理论问题的系统解释，密宗便用有一定组织的形象来表达。显宗佛像的形态一般为慈悲、和善之姿。扎什伦布寺显宗大殿的佛祖释迦牟尼像，神态安详，稳坐莲台，周围用莲花和光环相衬，给人以安然、稳健之感。像的四周布置得更是别具一格，上有传承祖师，下有护法本尊，而释迦牟尼处在主尊的中心。

密宗佛像大都显得威严、愤怒，有的三面六臂；有的手持各种兵器；有的系着人头璎珞，身后燃烧着火焰；有的拥抱着美丽而温柔的女神——女神一身裸体，腰系璎珞，姿态柔丽舒展——这种真实的雄性，表现了浪漫的动人风采。布达拉宫的金刚大威德像，九颗牛头层见叠出，手持各种兵器，八个健足威踩群妖，怒目而视，其表情与性格通过动与静，刚与柔，善与恶的强烈对照，更为鲜明突出。这些神态明朗的以脚、手、头互为支撑的构图，富于创造性，使抽象的形体与具体的形体相结合，发挥了绘画语言的特点，令人产生共鸣。

一切佛像从其形体容貌来说，都是相同的。区别各个

不同的佛像，主要是从其手的姿势来分辨的。例如释迦牟尼佛有说法像、降魔像、禅定像之不同，右手上举，以食指与大拇指作环形，其余三指微伸，是说法相；右手平伸五指，抚右膝上是降魔像；以右掌压左掌，仰置足上肚脐前，是禅定像；阿弥陀佛像是以右掌压左掌置足上，掌中置宝瓶；药师佛像是垂伸右手，掌向外，以食指与大拇指夹一药丸。

2. 菩萨像：菩萨是梵语“菩提萨埵”的略称。“菩提”意为觉悟，“萨埵”意为有情。在藏传佛教中，一般习惯对印度的弘扬佛法、建教立宗的大德法师都称为菩萨。如龙树菩萨、护法菩萨等。因为这些菩萨是印度佛教史上的具体人物，所以这些菩萨的画像应属于高僧像之类。这里所说的菩萨像是指佛经中有具体名号的，与释迦牟尼佛同时共弘教化的菩萨画像。

菩萨像共有四种：

第一种是总的用形象来表达菩萨修行阶次的画像。根据佛教的理论，自凡夫而修行到达佛果，中间要经过四十二个阶次，就是十住、十行、十向、十地、等觉、较觉共四十二阶次。住、行、向三十位又总称为三贤位，十地又称为十圣位。等觉是等同于佛的菩萨，较觉是佛位。用四十二个不同形象来表达这四十二位，便是四十二贤圣像，也可以分开来各个单画。萨迦寺的四十二贤圣像是连在一起画的，而白居寺则单画等觉、较觉菩萨的画像。

第二种是佛经中能具体提出名号的菩萨画像。这些菩萨都是辅助释迦弘教化的。此中常画的有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地藏菩萨等。如绘在大昭寺的文殊菩

萨，呈女身，慈眉善目，宁静端庄，分执莲花和宝剑；而绘在夏鲁寺的文殊菩萨，则腰身略屈，极富青春活力，欲言又止的表情好像在说：只有智慧宝剑方能启开通往知识天堂的大门。

第三种是观世音菩萨画像。观世音菩萨是佛经中能具体提出名号的菩萨，藏族群众对她信仰颇深，所以出现在寺庙的壁画中，便有种种不同的姿式，在绘画上是极尽丰富多彩之能事。有的是遵照正规仪容所绘的一面二臂、或坐或立、相貌端严的形象；有的是遵照密宗仪轨所绘的一面二臂、或多面多臂、手持种种法物的形象；有的是画师自创风格，任意写作、任意题名的观音形象，有些符合印度量度法则，有些根本就不顾及菩萨应有的法度。藏传佛教对观音数量的说法不一，有十五观音之说，有二十五观音之说，有三十三观音之说，但总的形象都包括在上述所论范围之内。

第四种菩萨像是佛像旁所画的供养菩萨像，常见的有狮子菩萨、献花菩萨、献香菩萨、莲花菩萨、行道菩萨等。藏传佛教还把度母列为菩萨的法身，呈女身，通常画作眉毛修长，高鼻秀口，双目顾盼，容貌娇艳，神态妩媚，丰乳细腰宽臀，肢体裸露较多。度母有二十余种变化，其中白度母、绿度母、蓝度母、红度母出现较多。度母有时为殿堂的主尊，有时为菩萨或佛的胁侍，度母的活泼与佛的庄严及菩萨的安详成为明显对比，能起到加强佛教的世俗气息和生活感的作用。

3. 护法神像：根据藏传佛教密宗的理论，佛和菩萨各个都有两种身，一是正法轮身，即是佛、菩萨由所修的

行愿所得的真实报身；二是教令轮身，即是佛、菩萨由于大悲而示现的威猛之相。护法神像一般都是多面多臂，手持各种法物的忿怒相。再加上西藏原始本教的不少神灵，民间传说的各种妖魔，外域异族的一些精怪，似乎都为佛祖所征服，统统被用来当成护法神，真可谓五花八门，繁杂纷乱。藏传佛教常见的护法神像有法王、怖畏金刚、依怙神、吉祥天母、尊胜母等。这些神像，大都相貌狰狞丑陋，面色或青或红，一个个忿眉怒目，张牙舞爪，多头数臂，手执多样武器或法器，骑坐走兽或脚踏鬼怪，尽力渲染着护法神的威慑力量。

4. 罗汉像：罗汉是梵语“阿罗汉”的略称。含有三义，一不生，二杀贼，三应供。藏传佛教中的罗汉画像有三种，第一种是众多罗汉的组合像，一般为十六罗汉像，如哲蚌寺的十六罗汉像是画在一幅壁画上，但也有的寺庙绘成释迦牟尼十六弟子像，代替十六罗汉像。第二种是从十六罗汉或十六弟子中选绘单独的罗汉像或弟子像，如迦叶像、须菩提像、富楼那像、宾头卢像、降龙罗汉、伏虎罗汉等。第三种是画师的任意写作，不拘尺度地画一比丘形象而题为罗汉。如罗汉出山、赤脚罗汉、岩居罗汉等。罗汉的造型，或老或少或善或恶，以及美丑雅俗、怪异胖瘦、高矮动静、神态喜怒等均可任意写作，颜色可以赤黄白黑，但须目端鼻正，身着僧衣，切忌根残肢缺。

5. 天龙八部像：天龙八部亦即鬼神像。天龙八部是指天、龙、药叉、天乐神、阿修罗、金翅鸟神、天歌神、蟒神。其中主要是天神像。在诸天神像中，四大天王像在藏传佛画中最为常见，四大天王为东方持国天王、西方广

目天王、南方增长天王、北方多闻天王。他们或披铠挂甲，或肩披腰带，或护腕战靴，均同内地佛教绘画中的天王像相同，只是面部的眉、须、眼、口更类似西藏佛教的护法神像，头饰似吐蕃时代的武士。如西方广目天王手托的宝塔不是内地的楼阁式宝塔，而变成梵式喇嘛塔了。上述是佛经中能举出名字的天神像。另外，还有一些画师任意绘画的释迦牟尼像旁的行道天王、过海天王、云盖天王、善神、坐神、立神等，均属于护法神像。

6. 高僧像：高僧像有两类，一类是佛教经典中的具体人物，另一类是藏传佛教的历代高僧大德。高僧像有四种绘画方法：一是单人像，像居画面正中，四周画满侍从和随从，本尊神像和护法人众，主要人物比例很大，均为坐像。二是双人对坐像，对称构图，每人胁侍人众各列自己，双方成弧形。三是几位高僧的群像，以三个像为多，常为三人三角形布局，主要人物居中上部对称式画像群。四是“千佛式”次序排列的世系群像，如《松赞干布前三十一代吐蕃赞普像》、《古格王朝世系》、《萨迦法王世系》等等。由于高僧的民族、教派和性格等不同，高僧像在表情、衣饰、相貌上也迥然不同。如室利僧哈像，因为他是印度人，所以其服饰、脸庞异于藏族人；莲花生大师曾以咒术降伏本教的神怪，而被藏族群众奉为护法神，所以，其肖像面露怒相；宗喀巴大师则慈眉善目，身着格鲁派僧装。高僧像注重真实，不求夸张，其描绘的人体比例与显宗佛像相同。

7. 曼陀罗像：曼陀罗是梵语，意为“轮集”。它是藏传佛教密宗修行时所供奉的佛像图，其形式或方或圆，

在其中央画一佛或一菩萨像以为本尊。本尊的上下左右四方以及四隅各画一菩萨像，形成一俯视的莲花，其中央莲台上是本尊，周围八个莲瓣上各有一像，总成为中院。在此外周围又有一层或二层画诸菩萨或护法诸天神，成为外院。如各寺院常见的《胎藏界曼陀罗》、《金刚界曼陀罗》，一幅之中层层有众多佛菩萨，名为“普门会曼陀罗”，或“都会曼陀罗”，或“善门曼陀罗”。其中有以药师佛、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等为中心的比较简单的曼陀罗。如莲花生大师在日喀则修密宗的嘎卜杰洞，中央的石壁上画有一幅尊胜佛顶曼陀罗画。

（二）佛图类

1. 佛传图：佛传图是绘画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化事迹的图。可以是多幅连续表其一生，也可以选画其中某一事迹，如说法图之类。释迦牟尼佛一生的重要事迹，藏传佛教称为十二相成道，一是乘象入胎，二是花园降生，三是七步生莲，四是比武伏象，五是王子出行，六是夜半踰城，七是六年苦修，八是树下成道，九是传经说法，十是历经十难，十一是佛祖涅槃，十二是分取舍利。以上所叙成道像是属于成佛以前的相多，成佛以后的相少。这种佛传图也称《释迦牟尼百行图》、《释迦牟尼业迹图》，有一百幅，也有一百零八幅，还有数百幅的。藏传佛教佛传图常用的经典有《佛本行集经》、《佛所行赞》、《过去现在因果经》、《修行本起经》等，其中品题即可采为画题。

2. 本生图：本生图是绘画释迦牟尼佛在过去生中为菩萨时种种教化众生的事迹。常见的有《须大拿本生》、

《摩河萨埵本生》、《善友本生》、《猴王本生》等等。常见的题材有“雪山大士为闻半偈法以身奉罗刹”、“尸毗王以身贸鸽”、“月光王以头施与婆罗门”、“萨埵王子舍身饲虎”、“九色鹿王行忍辱”等。常用的本生图经典有《菩萨本缘经》、《六度集经》、《菩萨本行经》、《菩萨本生漫论》、《义足经》、《生经》等。此外，藏传佛教本生图中还有《药王本生图》、《强巴本生图》等。

3. 经变图：一般地说，凡是根据佛经所叙的故事绘成的图，应统称为经变图。这里所说的经变图，是指那些专门描绘某一经中某一段或全部所说的内容。由于这种经变图是根据佛经经义而绘画的，所以对经义带有图解性质，在图面上，往往将众多的佛经内容或伦理凝聚在独幅画面上，用以表现晦涩玄奥的经理，既抽象又费解，加之包含的内容多，十分牵强。常见的经变图有《轮回图》、《世界横式图》，也称《四大部州图》、《度母刹土图》等。经变图的共同特点是机械地图解了佛经中所叙述的“因果”、“缘起”、“轮回”等佛教基本理论和概念。

4. 故事图：根据藏传佛教历史中所记载的故事，绘画成图，叫做故事图。这类图往往是以长篇连环画的形式绘制的，最典型的要数拉萨罗布林卡新宫二楼的西藏政教史图，自远古传说的罗刹女与神猴成婚，繁衍了西藏这块土地上最早的人类开始画起，接着依次描述了雅砻部落的兴起，自上天迎请第一位吐蕃王朝赞普——聂赤赞普，松赞干布统一西藏，迎请文成公主，大昭寺的兴建，金城公主进藏，桑耶寺的兴建，莲花生入藏，佛教在西藏的弘扬，萨迦王朝、帕竹王朝的兴衰，宗喀巴创立格鲁派，历

代达赖喇嘛业迹等等，这些图多达 301 幅。这种宏篇巨制，很有气魄，在古今画史上均属罕见之作，还有些各寺庙根据本寺绘制的众多的故事图，更是数不胜数，犹如汗牛充栋。如夏鲁寺的《布顿故事图》，色拉寺的《释迦也失故事图》，白居寺的《汤东杰布故事图》，吉隆寺的《米拉日巴故事图》等，都是描绘他们当时的故事的。

5. 佛寺图：佛寺图一般为各种不同风格的佛教寺院及佛教建筑物外形。如布达拉宫所绘的当年建筑场面，宏伟壮观，画面精致，记史翔实。它不仅表现出兴建这一举世闻名的伟大工程所集中的藏族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而且还表现了藏族劳动人民的艰辛劳动与血汗代价。全画充满震撼人心的力量。又如桑耶寺的佛寺图，它尽细尽致地描述了该寺的兴建缘起，有关寺名的来历传说，主持建寺的名僧莲花生在吐蕃王臣及各施主支持下筹建情况，建寺过程中降妖伏魔的斗争传说，寺院布局安排的象征意义，寺院建成后的宏伟规模，主要塑像及各部壁画的内容，还以众多的画面，大力渲染了寺成后的盛大庆典活动。

为了佛教的不断弘传，西藏历代僧侣和信徒十分重视集资兴建寺院，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古寺名刹，它们或以风景秀丽，建筑优美著称，或以高僧主持，藏经丰富闻名。这些建筑物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各地寺庙壁画中，出现的著名古建筑很多，仅在萨迦寺就排列了数十座佛教名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萨迦寺还画有内地名胜《唐长安都城示意图》、《五台山图》，以及印度、尼泊尔等地的佛教古刹。